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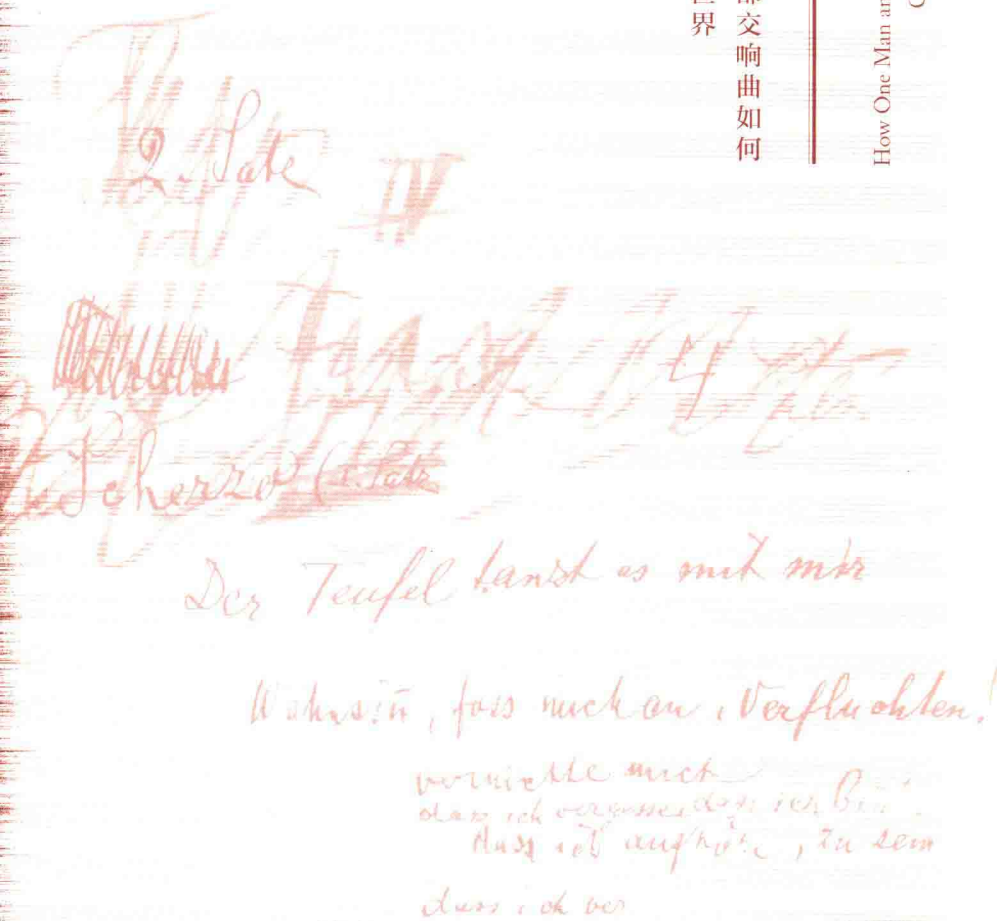
Why Mahler?

How One Man and Ten Symphonies
Changed the World

为什么是 马勒？

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
改变我们的世界

诺曼·莱布雷希特／著
庄加逊／译



Why Mahler?

*How One Man and Ten Symphonies
Changed the World*

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

为什么是马勒？

诺曼·莱布雷希特 (Norman Lebrecht) / 著
庄加逊 / 译

Copyright © 2010 Norman Lebrecht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M.Heath & Co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本书翻译得到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（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学科团队）资助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为什么是马勒?：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/ (英) 诺曼·莱布雷希特 (Norman Lebrecht) 著；庄加逊译。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8.10
ISBN 978-7-108-06080-8

I. ①为… II. ①诺… ②庄… III. ①马勒 (Mahler, Gustav 1860—1911) —传记
IV. ① K835.21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5150 号

责任编辑 樊燕华
装帧设计 薛宇朴 实 张红
责任校对 安进平
责任印制 徐方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图 字 01-2017-0172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.25
字 数 328 千字 图 60 幅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定 价 59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

古斯塔夫·马勒生前最后一幅肖像画

“……在比例上，马勒的头相对于纤弱的身型似乎显得太大。他的头发往后梳，有些谢顶，但太阳穴上方的头发灰白浓密，额头高耸，布满皱纹，看起来伤痕累累、历经劫难。他戴着一副金色的眼镜，无框的眼镜架在线条高贵、强壮的鼻梁上。”这是托马斯·曼笔下的马勒；不久，这个形象被他写进自己的小说里。



© Library of Music & Art

19 世纪中期伊格劳全貌。古斯塔夫·马勒成长于此。

这片土地无名无姓。它既不属于波西米亚，也不属于莫拉维亚，不过是帝国内由伊格劳河分割出来的一块边界之地。伊格劳（伊赫拉瓦）在当时是配备驻军的交通要镇，守卫从布拉格到布尔诺的道路，甚至捍卫着更远的帝国首都维也纳。



© Library of Music & Art

Gustav Mahler a jeho rodný dům v Kališti.

古斯塔夫·马勒出生地：位于波西米亚的卡利希特小村。该明信片发行于马勒逝世那年。门上刻有“Hostinec”字样，即捷克语“小酒馆”的意思，表明它当时依然被用作酒馆。右上方饰有马勒的肖像画。

“多么可怜巴巴的小屋啊，”马勒曾描述道，“所有窗户都没有玻璃。屋前有一个小池塘，邻近的村子也只有零散的几个小屋而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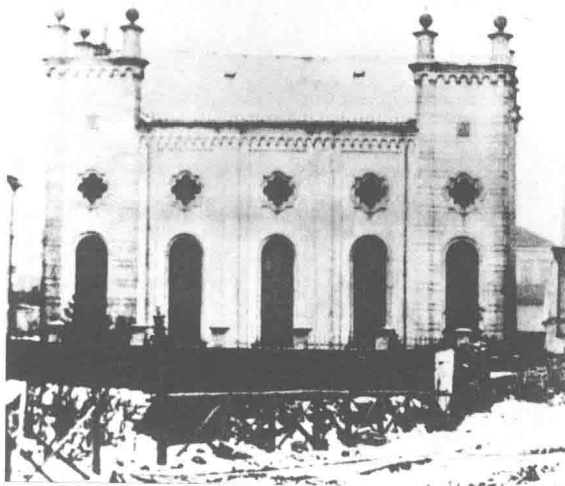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马勒在伊赫拉瓦居住过的房子。

伊赫拉瓦后来重新翻修了马勒的老家，如今位于兹诺耶姆斯卡街256/4号。……广场上新建了一个醒目的、拥有37间套房，配备卫星电视的“古斯塔夫·马勒酒店”（Hotel Gustav Mahler）。



© Lebecky, Mureš & Arty

伊赫拉瓦的犹太会堂，古斯塔夫·马勒与家人参加宗教聚会的地方，1938年被奥地利纳粹党代表人物阿图尔·赛斯-英夸特下令摧毁（此人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处以绞刑）。



© Lebecky, Mureš & Arty



1870 年古斯塔夫·马勒首次在伊赫拉瓦举行公演的地方

“犹太商人家的孩子、现年九岁的男孩马勒在众多观众面前举办了首次钢琴独奏音乐会。这位未来大师的演出非常成功，若是乐器本身的质量能赶上他优秀的演奏技巧就更好了……”



五岁时的古斯塔夫·马勒。摄于 1865 年。

少女时代的阿尔玛·辛德勒（左）与妹妹格蕾特·辛德勒，曝光负片，摄于 1895 年冬，维也纳。



古斯塔夫·马勒与她的妹妹贾斯汀，摄于 1899 年，维也纳。

……第二幕结束时，马勒要命的偏头痛又犯了。“如果现在有人接手就好了。”马勒有气无力地抱怨。就在这时，贾斯汀开了个不太合时宜的“犹太家庭式玩笑”，对阿尔玛打趣道：“他和我在一起时还很年轻，和你在一起后就老了。”



阿尔玛·马勒与两个女儿，摄于 1906 / 07 年。

……终于，阿尔玛与马勒在迈尔尼希重逢。马勒如同进行一场仪式般的把妻子领进小屋，诉说自己如何用激昂的快板主题来描绘她的样子，以及如何用行板乐队来代表他们的一双女儿。



马勒的妻子，阿尔玛·马勒，摄于1909年或1910年。

“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、非凡的事。比如写一部出色的歌剧，一件从未有女人做过的事。总之，我想成为重要的人。然而一切是不可能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并不缺乏才能，但对艺术目标的态度却过于轻率。上帝啊，求你给我一个伟大的使命吧，让我成就一些了不起的事！让我快乐！”

位于卡尔广场上的圣卡尔教堂，被大多数人视为全维也纳最出色的巴洛克教堂；1902年2月9日，古斯塔夫·马勒与阿尔玛·辛德勒在这座教堂内完婚。

当天下午一点半前，马勒身着灰色西装，在见证人摩尔、罗斯的陪同下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堂。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他脚上踏着胶鞋。阿尔玛与自己的母亲及妹妹贾斯汀乘坐计程车抵达，脚踩在大理石地板上的声响在整个教堂内回荡。



© 图片图像



古斯塔夫·马勒与大女儿玛丽亚，摄于迈尔尼希，玛丽亚逝世前的那个夏天。

……6月最后一天的夜里，马勒抵达迈尔尼希家中，听闻五岁的大女儿玛丽亚身体状况不佳……马勒在女儿的房间跑进跑出，仿佛那是一种试炼，“在他的内心与她告别”……7月12日早晨，玛丽亚，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普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

马勒与亲友在 Pragser Wildsee 酒店，从左至右依次为妻子阿尔玛、女儿安娜、玛丽亚·摩尔（位于后方被遮住半边脸）、奥斯卡·弗里德与安娜·摩尔，摄于1910年。



古斯塔夫·马勒与阿尔玛·马勒在位于托布拉赫夏日度假屋附近的山上散步，摄于1909年。

郁郁葱葱的托布拉赫湖区地处高地，一直是马勒的避暑胜地。之前的四个夏天，他都在此度过。阿尔玛和她的母亲找到一个“宽敞、与世隔绝的农舍，内有十一个房间”，位于偏远的村庄奥特·舒德巴赫。



© 商品图像

瓦尔特·格罗皮乌斯，德国建筑师，包豪斯建筑学院创始人，阿尔玛·马勒的第二任丈夫。

“一味地给您带来痛苦令我难过。至少允许我对您表达谢意，您以如此高尚的姿态待我，并慷慨地与我最后握了一次手。”——格罗皮乌斯致马勒。



© Lebrecht Music & Arts

曼依·格罗皮乌斯（1916—1935），阿尔玛·马勒与瓦尔特·格罗皮乌斯的女儿。



© Lebrecht Music & Arts

安娜·马勒，阿尔玛·格罗皮乌斯·韦费尔与古斯塔夫·马勒的女儿。奥地利雕塑家。摄于1930年之后。

安娜关于父亲最充满柔情的记忆，是一个黎明破晓前。他们身处纽约的旅馆，整个世界还在沉睡，在音乐中他们俩惺惺相惜。她静静地坐在一边，看着父亲誊写第九交响曲的乐谱，小心地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她深知对父亲而言，“工作”比任何事都大。



© Lebrecht Music & Arts

捷克诗人、剧作家、小说家弗朗茨·韦费尔，阿尔玛·马勒的第三任丈夫。主要作品有：《穆萨山四十天》（1933）、《贝纳德特之歌》（1941），后者被改编为戏剧，由马克斯·莱因哈特操刀制作，于1940年登上美国舞台。



维也纳咖啡馆，人们边喝咖啡边交谈、阅读，女士们头戴各式的礼帽。摄于 1900 年。

维也纳外表的诡谲欺骗超越了真实本身，那里的人有一句流行语：“schein über sein”，意思是表象比实质重要；与其存在，不如被人看到就好。一个建立在幻觉之上的城市，缺乏实质意义的政治职能，恰恰令艺术有机会创造出另一种真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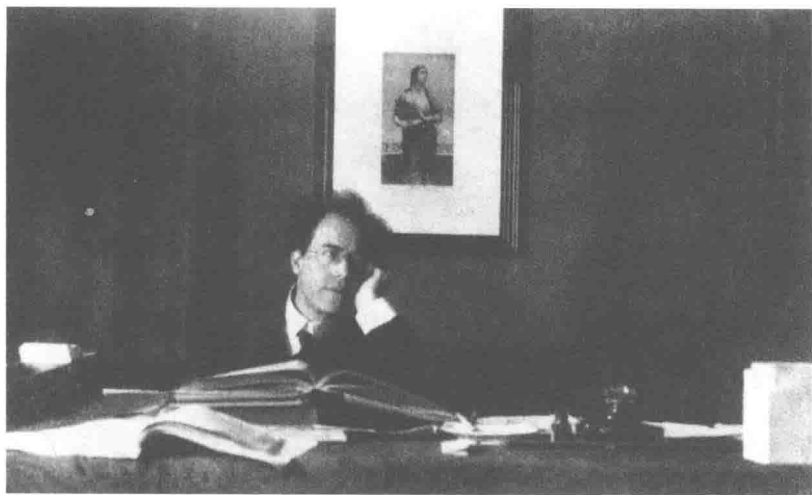


时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·鲁伊格博士。照片摄于 20 世纪早期维也纳某会议期间。

1897 年 4 月 8 日，马勒被正式任命的消息公布后，卡尔·鲁伊格当选维也纳市长。……鲁伊格是激进的反犹分子，体态挺拔、金色的胡子，人称“帅气卡尔”，对普通市民尤其具有吸引力。



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董事会成员（从最左端顺时针方向依次为）：J. 维尔德、埃默里希·冯·布科维奇、保罗·施伦特博士、古斯塔夫·马勒、弗朗茨·里特·冯·豪纳、海因里希·扬奇、恩斯特·盖特克、亚历山德里娜·冯·舍纳、穆勒·加特布隆。摄于维也纳，1898年。



古斯塔夫·马勒摄于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办公桌前

“我们一起工作的最后时刻终要来临。我将要离开这个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在此谨向各位郑重道别。虽然我曾梦想推出完整、完满的作品，如今却只留下这些残片与不完美——我想这便是人类的命运。”



古斯塔夫·马勒前往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途中，1920年该歌剧院正式更名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。照片摄于1904年。

“工作如黑洞将我整个儿吸了进去，夺走了我的身体与灵魂，”他说，“我忙碌的程度与一位剧院总监毫无二致……我全部的感官、感情一直处于接收讯息的状态。我对自己感觉越来越疏离……甚至每当想到自己，都觉得不过是在回忆一位故去的人。”



夏季度假期间的古斯塔夫·马勒，摄于奥地利，约1905年前后。

马勒于1905年夏天完成了第七交响曲，作品围绕两段间奏曲一夜曲进行建构，宛若在黑暗中召唤田园风光。



马勒在前往美国的船上，摄于1910年。



古斯塔夫·马勒在纽约，摄于 1910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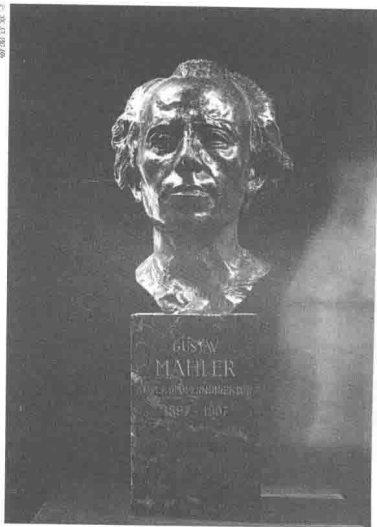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现在变得越来越有名……可以处理任何压力，绝对不会使问题恶化，”马勒写道，“比起之前十年，我确实工作能力更强了，也更快乐。”



古斯塔夫·马勒，六英寸快照，摄于纽约杜邦工作室，1909年。



一张留下马勒笔记的照片，上面写道：“摄于第八交响曲首演之前。演出后，我开心极了，脸上完全是不一样的表情啊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都唱起来（之后是几小节乐谱）。慕尼黑，1910年9月13日。古斯塔夫·马勒。”（第八交响曲首演于1910年9月12日）



罗丹制作的马勒像。青铜雕塑，1909年。

塑像大概分十二次完成，唯一一回马勒不愿意听从罗丹的要求。当时罗丹希望马勒跪下来，好让他能从各个角度观察马勒的头部。“当我请求他跪下时，他还误以为我要羞辱他。”罗丹嘟囔着。